



痢疾論目錄

卷之一

內經補註 仲景補註

折衷諸家

卷之二

統論五首

論痢原

論諸色

論陽氣

論濕熱

論脾胃

辨證七條

辨似痢非痢

辨色

辨虛實寒熱

辨純熱純實

辨純虛純寒

辨虛實寒熱錯雜

辨虛實寒熱不甚

治法十三則

和血調氣

發散

攻下

表裏兩解

清熱導滯

溫補

升補

初中末

固濡

暫寬法

草藥丸散

痢症重輕不專看穢積多少

誤治變證

卷之三

諸證二十八門

噤口

發熱

發厥

腹痛

腹熱

裏急後重

膿血稠黏

晝輕夜重

疫痢

暑痢

陰虛痢

瘧後痢痢後瘧

瘧痢交發

婦人胎前產後痢

口渴

汗多

小便

舌胎

大孔腫痛

大孔開

脫肛

呃逆

久痢不止

休息痢

痢後各症

壞證

脉法

## 卷之四

諸家治案二十四條

痢疾諸方

共一百零六方人參敗毒散一

倉廩湯二

加減柴胡湯三

加味桂枝湯四

五積散五

香蘇散六

葱豉益元散七

四逆散八

黃芩芍藥湯九

芍藥湯十

聶氏痢疾方十一

附改定聶氏痢疾方十二

香蓮丸十二

戊己丸十三

白頭翁湯十四

黃連解毒湯十五

大黃黃連瀉心湯十六

甘草瀉心湯十七

大柴胡去半夏湯十八

大黃丸十九

百順丸二十

巴豆丸二十一

大承氣湯二十二

防風通聖散二十三

枳實厚朴湯二十四

何首烏湯二十五

枳實導滯丸二十六

大健脾丸二十七

四君子湯二十八

異功散二十九

六君子湯三十

香砂六君子湯三十一

六神散三十二

參苓白术散三十三

七味白术散三十四

保元湯三十五

生脉保元湯三十六

補中益氣湯三十七

調中益氣湯三十八

升陽除濕防風湯三十九

三奇散四十

八珍湯四十一

十全大補湯四十二

人參養營湯四十三

歸脾湯四十四

七珍散四十五

人參胃氣湯四十六

六柱飲四十七

小建中湯四十八

黃耆建中湯四十九

八味建中湯五十

乾薑甘草湯五十一

理中湯五十二

附子理中湯五十三

枳實理中丸五十四

治中湯五十五

蓮理湯五十六

椒梅理中湯五十七

吳茱萸湯五十八

烏梅丸五十九

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六十

茜根丸六十一

黃連犀角散六十二

橘皮乾薑湯六十三

橘皮竹茹湯六十四

丁香柿蒂散六十五

八味地黃湯六十六

香砂八味湯六十七

生脉八味湯六十八

六味地黃湯六十九

生脉六味湯七十

駐車丸七十一

千金黃連湯七十二

阿膠駐車丸 七十三 歸連丸 七十 四 黃連阿膠湯 七十五

海藏黃連阿膠湯 七十六 阿膠梅蓮丸 七十七

五苓散 七十八

理苓湯 七十九

春澤湯 八十

益元散 八十一

硃砂益元散 八十二

良方厚朴丸 八十三

五物香薷飲 八十四

六和湯 八十五

導水茯苓湯 八十六

金匱腎氣湯 腎氣丸 八十七

千金溫脾湯 八十八

千金羊脂煎 八十九

白頭翁加阿膠湯 九十

千金三物膠艾湯 九十一

伏龍肝湯 九十二

桃花湯 九十三

大桃花湯 九十四

桃花丸 九十五

訶子皮散 九十六

訶黎勒散 九十七

木香散 九十八

二石理中湯 九十九

真人養臟湯 一百

四神丸 百零一

獨活寄生湯 百零二

大防風湯 百零三

虎骨四筋丸 百零四

潛行散 百零五

參附湯 百零六

痢疾要方

痢疾諸藥

折衷諸家目錄

劉河潤 朱丹溪 戴原禮 衛生寶鑑 徐東臯 王海藏

趙養葵 王肯堂 張景岳 李士材 喻嘉言 張石頤

證因脉治 輝可久 繆仲醇 楊子建

痢疾論卷之四

後學楊大任古儀系說

黎永孔毓禮以立者輯

同邑陳馥柳田重刊

諸家治案

東垣治一老僕。脫肛日久。近復下痢。裏急後重。白多赤少。此非因食膏梁者也。必多蔬食。或飲食不節。天氣已寒。衣蓋猶薄。寒侵形體不禁。而腸頭脫下者。寒也。滑也。真氣不禁。形質不收。乃血脫也。此乃寒滑氣泄不固。故形質下脫也。當以濁去其脫。而除其滑。以大熱之劑。除寒補陽。以補氣之藥。升陽益氣。以微酸之味。固氣上收。名曰訶子皮散。一服減半。再服全愈。

丹溪治一人。患痢百餘日。百法不效。六脈促急。沉弦細弱。左手為甚。晝夜十行視之。穢物甚少。雖下清涕。中有紫黑血絲。食全不進。此非痢也。食減有矣。若食全不進。豈可痢百日耶。且如此症。即名之曰瘀血痢。宜作瘀血治之。以桃仁乳香沒藥滑石。佐以槟榔木香神曲糊丸。米飲下百餘粒。至夜半不動。又依前法下二百粒。至天明下穢物如爛魚腦者二升半。先生量之否。因頭終日漸與粥食而安。王肯堂曰。當用大黃。無則難下。

又治鄰人鮑子。年二十餘。因患血痢。用濁藥取效。後患痛風。號呼撼鄰里。丹溪曰。此惡血入經絡症。血受濕熱。久為凝濁。所下未盡。留滯墜道。所以作痛。經久不治。恐成枯細。遂與四物湯。桃仁紅花。牛膝黃芩。陳皮甘草。煎生姜汁研潛行散。入少酒飲之。數十貼。又與刺委中出黑血而安。

又治族叔年七十。票壯形瘦。夏月患瀉痢。至秋百方不應。視之病雖久而神不瘁。小便濁少而不赤。兩手脈俱溢而頗弦。自言胸微悶。食亦減。因悟此必多年沉積。癖在腸胃。問其生平喜食何物。曰喜食鯉魚。三年無日不用。此積在肺。肺為大腸之臟。宜大腸之不固也。當與澄其源而流自清。以吳萸陳皮青葱。鹿茸根。生姜煎濃湯。和以沙糖飲一碗許。自以指探喉中。至半時。吐痰半升如膠。其夜減半。次早又服。又吐半升。而痢自止。又與平胃散加白朮黃連。旬日而安。收濁用木香散。訶黎勒丸。

繆仲淳治少年貴介。暑月外出。飲食失宜。兼以暑熱。遂患滯下。途次無藥。病偶自止。歸家腹痛不已。遍嘗諸藥。入口痛甚。亦不思食。仲淳曰。此濕熱耳。其父曰。醫亦以濕熱治之而轉劇。仲淳曰。投何藥。曰蒼朮黃連厚朴枳殼陳皮。仲淳曰。誤也。术性溫而燥。善秘氣。故滯下忌之。郎君陰虛人也。尤非所宜。更以滑石一兩為細末。以丹皮汁煮之。別以白芍五錢。炙草一錢。炒黑乾薑五分。水煎。調滑石末服。須臾小便如注。痛立止。又治秦公蕃病痢。誤投濁劑。一服痢止。濕熱無自而出。遍攻肢體骨節間。以致項強。

目亦肩臂腕膝足脛俱發腫痛甚不能轉側。仲淳疏方寄之用白芍石斛牛膝木瓜黃柏苡仁甘草車前子茯苓。痛雖止尚不能轉側。更用蒺藜菊花何首烏胡麻黃柏炙甘草服逾年愈。其始病時稍投參术而痛劇欲死此係本來陰虛有火又加濕熱暑濕交攻故見此症名痢風陰虛火多故不受補又不宜燥惟微寒清平之劑調飲無力故奏效必待逾年設當日若用丹溪虎潛丸似乎見功更速。

李士材治兵尊張綱庵秋間患利凡香連枳朴等劑用之兩月而病不衰。診脈滑而有力失下之故也。用香連歸芍陳皮枳殼加大黃三錢下穢物頗多脈尚有力仍用前方出積滯如魚腦約數碗調理十餘日而瘥。

又治撫臺毛如初痢如魚腦腸鳴切痛聞食則嘔所服皆參連木香藿香橘紅芍藥葛蒲而已後有進四君子湯者疑而未果飛艇相招兼夜而往診得脈雖洪大按之無力候至右尺倍覺濡軟士材曰命火不能生土亟需參附可以迴陽如翁曰但用參不可得愈否士材曰若無桂附雖進參术無益于病脾土大虛虛則補母非補火乎遂用人參五錢附子一錢五分炮薑一錢白朮三錢連進三劑嘔止食粥再以補中益氣湯加薑附十四劑後即能視事。

喻嘉言治胡太夫人偶然腹痛不寧瀉下數行醫以痢疾治之其利轉多。未顯利恐醫宜治病

此必先瀉後痢有裏急更引通因通用之法用熟大黃丸三錢下之遂擾動胃氣全

後重及赤白之色也

更引通因通用之法用熟大黃丸三錢下之遂擾動胃氣全

不思食有似噤口痢狀喻診之六脈皆沉而伏應指模糊曰此非痢疾乃誤治之症

也今但安其胃不必治痢而痢自止

此症未知病在何時病在春夏多屬似痢非痢若在夏秋定屬虛痢冷痢而誤治之嘉言概以

應補溫者為非痢故凡診得

虛寒脈症便曰此非痢病也

於是四君子湯為主治少加薑桂煖胃之藥二劑痢果不作但苦胃中脹痛必欲加入行氣之藥以冀脹消痛止而速得進食。喻爭曰寧可緩于食不可急于藥。蓋以前因薑誤引動胃氣作楚如治亂民惟有安之之法。若再加行氣脹痛必無紀極堅持前說即用陳皮和中亦湏炒而又炒絕不惹動其氣。凡五日未得大便亦不惹動其便。聽其緩緩痛止脹消食進便利共七日全安。渾不見藥之功其實無功之功也。

又治張仲儀初得痢疾三五行即請診行動如常然得內傷之脈而夾少陰之邪。

如是得內傷之脈如何是夾少陰之邪何不明白示人

其所以不言者以秘之則奇言之則平淡不足奇耳診畢即云此症仍宜一表一裏

但表藥中多用人參裏藥中多用附子方可無患若用刺門諸藥必危之遙

表裡兩藥亦宜

頭以示人仲儀以平日深信徑取前藥不疑然病勢尚未著也及日西忽發大熱身

重如巨石頭在枕上兩人始能夾動人事沉困舉家惶亂忙忙服完表裏兩劑次早

診時即時起身出房再以參附藥二劑全安若不辨症用藥痢疾門中幾曾有此等

治法乎況于疾未著而早見之乎。

又治周信川。年七十三。平素體堅。不覺其老。秋月患痢。久而不愈。至冬月成休息痢。一晝夜十餘行。面目浮腫。肌膚晦黑。診其脈。沉數有力。曰此陽邪陷入陰之症也。

沉數

有力裏熱也。當下之。何以知高發泰。必前醫數行攻下而知之者也。

吾以法治之。尚可痊愈。明日吾自袖藥來。于是

以人參敗毒散本方煎好。用厚被圍椅上。坐定。置火其下。更以布條捲成鵝蛋狀。置椅禱上。殿定肛門。使內氣不得下走。然後以前藥滾熱與服。良久。又進前藥。遂覺皮間有津津微潤。再溉以滾湯。教令努力忍便。不得移身。如此藥二時之久。皮間津津總未乾。病者心燥熱忍不可忍。始令連被卧于床上。是晚止下痢二次。已後改用補中益氣湯。一晝夜止下五次。不旬日而痊愈。蓋內陷之邪。欲提之轉從表出。不以逆流挽舟之法施之。其趨下之勢。何所底哉。故凡遇陽邪陷入陰分。如久瘧久痢久熱等症。皆當識此意。使其緩緩久久。透出表外。方為合法。若急而速。則恐纔出又入。徒傷其正耳。

又治朱孔陽。年三十五歲。形體清瘦。素享安佚。夏月因構訟。奔走日中。暑濕合內鬱之火而成痢疾。其原已知。是暑濕。晝夜一二百次。不能起床。以粗紙鋪於禱上。頻頻易置。但飲水而不進食。其病甚厲。肛門如火烙。揚手擲足。躁擾無奈。分明 診脈弦緊勁急。不為指撓。分明 曰此症一團毒火。蘊結腸胃之內。其勢如焚。救焚須在頃刻。若二三日外腸胃朽腐矣。于是以大黃四兩。黃連甘草各二兩。入大沙鍋內煎。隨滾隨服。服下

人事稍寧。少頃仍如前躁擾。無定見者。不知藥力。一晝夜服至二十餘碗大黃俱煎化黃連甘草俱煎至無汁。如此煎劑。未到反疑。有未對。次日病者再求前藥。診畢見脈勢稍柔。知病可愈。但用急法不用急藥。有意煥人耳目。退步轉手之法。遂改用生地黃麥門冬各四兩。另研生汁以天花粉牡丹皮赤芍藥甘草各一兩。煎成和汁大碗咽之。以其來勢暴烈。一身津液從之奔竭。待痢止然後生津液養血則枯槁一時難回。今脈既減則火邪俱退。不治痢而痢自止。豈可泥潤滯之藥而不急用乎。服此藥果然下痢盡止。但遺些小氣沫耳。第三日思食豆腐漿。第四日略進陳倉米清汁。緩緩調至旬餘方能消穀。亦見胃氣之存留一線者。不可少此焦頭爛額之客耳。

又治陳汝明病痢。發熱如蒸。昏沉不食。重不可言。至第三日危急將絕。方請治之。診得脈數大空虛。尺脈倍加洪盛。喻曰此兩病而湊于一時之症也。內有濕熱與時令外熱相合。欲成痢症。尚不自覺。又犯房勞。而為驟寒所乘。以故發熱身重。不食昏沉。皆屬少陰腎經外感少陰受邪。原要下利清白。此因腸中濕熱已蒸成猪肝魚腦敗穢之形。故色雖變。而下痢則同也。再用痢疾門藥一劑。即刻不救矣。遂忙以麻黃附子細辛湯一劑與之。表散外邪。得汗後熱即微減。再以附子理中湯連服二劑。熱退身輕能食。改用連理湯丸。旬日全安。

按脈之大數空虛。知非實症。至犯房勞。病者必然明告。未必一診可得也。但兩尺

洪武又與陰虛相似。然觀所下之物，有如猪肝、魚腦，定是內寒外熱，斷不敢投純陰也。倘予過此症，只解用附子理中湯、八味地黃湯。至于果兼外感，予只解用五積散加減，以溫散之。斷不投麻黃附子細辛湯之猛烈。然是湯發表溫中，縱非少陰感寒，又何至于敗事乎？但此老論痢，解散惟取辛涼，此又何以反取辛熱？故予于前卷中，不得不議其立言之未備耳。

又治葉茂卿幼男，病痢，噤口發熱十餘日，嘔吐連數不斷。關脈上湧而無根，診足脈亦上湧無根。謂其父曰：「此非噤口痢之症，乃胃氣將絕之症也。」口利者既已下痢。嘔吐不食。便名噤口痢。有是噤口與非噤口之分。若必噤口痢虛熱在胃者，方是噤口痢。專補者非噤口痢，未免固于丹溪人參黃連一法。噤口痢者，虛熱在胃，壅遏不宣，故覺其飽不思食。治宜補虛清熱兩法。此因苦寒之藥所傷，不能容食。治惟有專補一法而已。于是以理中湯連投二劑，不一時，痢下十餘行，遍地俱污。茂卿恐藥不對症，求更方。一服覩定所下之多少，以驗之。對與不對，大是誤事。喻曰：「吾先救胃氣之絕，原不治痢。」即救胃氣便是治痢。病多便治，是药验何必云原是不治痢。即治痢人之大小腸盤亘腹中甚遠，雖神丹不能遽變其真。今藉約力催之速下，正為美事。烏可疑之？遂與前藥連服二日。人事大轉。思食不滯，痢勢亦減。四日後止，便糟粕以補中益氣湯調理旬日而安。」

按噤口發熱嘔吐連數有似乎火，雖因關脈上湧無根，知胃氣之將絕，然大吐之脈上湧者多。脈既上湧，重按必然不實。豈便敢用理中而無疑？先生自言此因苦

寒之藥所傷可見前醫用了幾許攻瀉等藥。病因加重既有成竹。又以脈證之而溫補無疑耳。予聞前醫治病案知其得病情處原平寔不足異。乃故為隱秘。予嘗小心揣出。見前賢非不可學。若徒然贊嘆稱奇。有何益哉。

又治葉君藝痢疾。初起有表邪未散。誤服參术固表。使邪氣深入。又誤用黃連涼解。大黃推蕩。治經月餘。胃氣不運。下痢一晝夜百餘行。一夕吐出從前黃連藥汁三五碗。嘔至二三次後。腸與胃遂打為一家。內中幽門闊門洞開無阻。不但粥飲直出。即人參濃膏。總吞入喉。已汨汨從腸奔下。危急之中。諸昆玉問曰。此症可無恐乎。喻曰。吾豈不知疾勢之危。但姑以靜鎮之。而殫力以報知己耳。于是以大劑四君子湯煎。調禹餘糧赤石脂二味。連連與服。服後其下痢之勢少衰。但腹中痛不可忍。君藝曰。前此下痢雖多。然尚不痛。服此藥而痛增。未可再服矣。喻曰。此正所謂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之說也。不痛則危。痛則安。何樂而不痛耶。仍以前藥再進。俟勢已大減。纔用四君子倍茯苓。十餘劑全安。

趙養葵治一孕婦。瘧痢交發。醫治兩月餘。瘧止而痢愈甚。又加腹痛。飲食少進。趙曰。虛寒也。以補中益氣加姜桂一服而痢止大半。再一服而反加。瘧病大作。主驚恐。趙曰。此吉兆也。向者瘧之止。乃陰盛之極。陽不敢與之爭。今服補陽之劑。陽氣有權。敢與陰戰。再能助陽之力。陰自退聽。方中加附子五分。瘧痢皆愈。大服補劑。越三月。產

一子產後甚健

吳茭山治一婦長夏患痢。痛迫下黃黑。曾服香茹枳殼黃連愈。劇其脈兩尺緊濶。此寒傷血也。問其由乃經時渴飲冷水一碗。遂得此症。與桃仁承氣加玄胡一服。次早下黑血升許。痛止。次用調脾活血之劑而痊。此經凝作痢。不可不知。

按知為蓄血有之矣。未必知寒所傷。此必問得經時飲冷。與兩尺之脈緊濶合參。故知之也。然既知是寒邪。何以反用桃仁承氣寒下乎。想是寒鬱成熱之故也。然此症乃似痢非痢。不是真正痢疾也。

張石頑治春榜項鳴先尊堂。下痢血色如覓汁。服消壯苦寒芩連大黃之類愈甚。不時發熱痞悶。六脈皆虛。大右關獨顯弦象。按之則芤。此氣虛不能統血之候。與補中益氣加肉桂乾姜四劑而安。

又治郭然明之室。患五色痢。晝夜數十次。兼帶下如崩。即此兼症便知其虛誤服大黃黃連之屬十餘劑。遂隔塞不通。噤口不食者半月。歸至夜大熱渴躁。帶下如崩。及夜熱躁渴。謂氣告匱。陰約又不可投。惟有八味地黃一湯為對症之藥。少不得此一着。此足三陰俱虛之候。與理中加桂苓木香烏梅以調其胃。知虛寒服芩連芍藥之類二十餘劑漸加呃逆。六脈弦細如絲。遂疏理中加丁香肉桂諸醫咸謂血痢無用姜桂人參之理。

又治刑部郎中申最菴。高年久痢。血如覓汁。望色便知虛寒。服芩連芍藥之類二十餘劑漸加呃逆。六脈弦細如絲。遂疏理中加丁香肉桂諸醫咸謂血痢無用姜桂人參之理。

遲疑不眠。仍啜芩連芍藥。遷延五日。病愈甚。而驟然索食。舉家及諸醫。皆以能食為慶。復邀石頑相商。而脈至如循刀刃。此中氣告竭。求救于食。除中證也。世人但知下痢能食為向愈。曷知其有除中之例乎。

又治褚水尊。堂秋深久痢。噤口不食者半月餘。但飲開水及瓜棗汁。啜後必嘔。腸鳴絞痛不已。飲瓜汁開水。若係寒熱。則能消矣。今飲後嘔。脈陽鳴。可知非寒熱也。煩渴悶亂至夜轉劇。陰之故所下。皆膿血。晝夜百餘次。小水消瀝不通。氣化也。諸醫束手。石頑切其六脈。皆弦細乏力。脈屬虛。驗其積沫。皆瘀痰晦色。色又虛。詢其服藥。皆芩連換朴之類。因謂之曰。所見之症俱述。幸久痢脈弱。尚宜溫補。姑勒一方。用理中加桂苓紫苑調之。紫苑用得奇妙。服後小便即通。得稍寐三四日間。糜粥漸進。痢亦漸減。更以理中倍參。伏龍肝泛丸而愈。

又治米元臣子。患五色痢二十餘日。胸膈脹滿。粥飲不能進。服藥無效。請二醫診視。一用大黃。一用參。元臣不能自主。就正石頑。石頑曰。用大黃者。因其脹滿脈大也。用人參者。因其痢久不食也。痢久不食。大黃斷斷難用。禁下不食者。胸滿作脹。人參亦難遂投。擬伏龍肝為君。專溫土臟。用濃煎代水。煎焦木茯苓甘草霍木二香。炒烏梅。一劑減痢進食。再劑而止。遂不药。調理而起。

又治同川春榜陳穎雍。觸熱錦歸抵家。即患河魚腹疾。半月以來。攻尅不效。遂噤口粒米不入。且都門久食煤火。肩背發出。不亦不疼。陷伏不起。發呃神昏。石頑診之。六

脈弦細欲絕。面色戴陽所下之物晦瘀如爛魚腸。勝症雖危殆。幸脉無旺氣。氣不端促。體無燥擾。可進溫補。但得補而癰腫焮發。便可無慮。遂可用保元。每服人參三錢。生黃芪二錢。甘草一錢。肉桂一錢。伏龍肝湯代水煎服一劑。而稀糜稍進。再劑而後重少輕。三劑而癰毒竟起。另延瘍醫救治其外。確守前方十餘服而安。未嘗更一味也。一大兵船上婦胎前下痢。產後三日不止。惡露不行。發熱喘脹。法在不救。有同道誤許可治。與藥一服。次早發熱反加。呃逆計無所施。乃同兵丁托言貨船。拉石頑往診。三至一代。直以難治解之。彼則留住前醫。不使上涯。方知其意。原欲巧卸恐予不往。故不明言其故。當此急迫之際。不與解圍。必致大傷體面。因謂之曰。此症雖危。必從容計議。庶可圖治。彼聞是言。始放原醫而求藥于予。遂與錢數文。蓋一枚令買砂糖。熬枯白湯調服。既可治痢。又能下瘀。且不傷犯元氣。急與服之。彼欣然而去。其醫得腕。閉門揭家而邀。直至數日。大兵去後。寧家過我而謝。

### 痢疾諸方

人參敗毒散。一治痢疾外挾表邪。憎寒發熱。身體疼痛。先散表邪。後和裏邪。  
人參茯苓枳殼甘草川芎羌活獨活前胡柴胡桔梗各等分。薄荷少許。生姜三片。  
煎服不虛者去人參。再加荆芥防風。名荆防敗毒散。此痢疾發表之第一方也。

倉廩湯。二治疫痢發熱。前方加陳米一撮。

加減小柴胡湯三治症同前。其有外邪稍輕而有熱者不必敗毒散降用本方。此名涼散法。

柴胡二錢半夏一錢人參甘草各五七分加羌活七分防風一錢不虛者去人參

薑棗前服渴者去半夏少佐天花粉腹痛者加白芍藥

加味桂枝湯四劑挾表邪而內無熱者此湯主之為溫散法。

桂枝二錢白芍藥一錢二分炙甘草五七分羌活五七分防風一錢薑棗前服已上三方俱宜少加厚朴以防濁氣上壅。

五積散五治臟氣素寒之人外感寒濕內傷飲食頭疼身痛項背拘急寒嘔吐腹痛此內溫外散之劑兼麻黃桂枝平胃二陳理中枳桔之劑宜增損用之。

當歸麻黃蒼朮陳皮各一錢厚朴乾姜芍藥枳殼各八分半夏白芷桔梗茯苓炙草肉桂川芎各五分虛加人參姜三片葱白三莖煎服

香蘇散六專治外感風寒內傷飲食宜隨症加減

香附生紫蘇各二陳皮去白甘草分加蔥姜煎。邪重再加發散藥如羌防柴葛之屬。積重再加消積藥如麴蘖山楂之屬或痰藥或氣藥無不可對症增入此中道而立之方極宜於時用者也。

葱豉益元散七夏月暑病兼挾外邪欲發散清利者此方兼擅其長大有神功。